

冰 零雪飄

◎ 淦方榮 著

最有深度
最富哲理
最充满悬疑的职场小说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冰 零雪飄

◎ 淦方榮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冰零雪飘 / 淦方荣著. — 长春: 吉林人民出版社, 2010.4

ISBN 978-7-206-06728-0

I. ①冰… II. ①淦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068317 号

冰零雪飘

著 者: 淦方荣

责任编辑: 于二辉

封面设计: 王 豪

责任校对: 李 峰

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 (长春市人民大街 7548 号 邮政编码: 130022)

印 刷: 吉林市荣鑫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 880mm×1230mm 1/32

印 张: 13.75

字 数: 450 千字

标准书号: ISBN 978-7-206-06728-0

版 次: 2010 年 5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33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呼吸

【第一章】



从殡仪馆回来的路上，薛应天感到浑身乏力，相伴自己四十多年的父亲就这样走了。回到家，不等他掏出钥匙，保姆小崴似乎听见了外面的声音，马上打开门并递给他一双洗刷一新的拖鞋，但他没有理会，甚至有些漠视，直接穿皮鞋进了卧室，身子立刻倒在软绵绵的床垫上。约摸几分钟的时间，薛应天感到眼前一片模糊，眼泪再也止不住地流了出来……父亲，在他眼里可以说爱恨交加，他的一切都是父亲给的，荣辱与得失，无一不烙上了父亲的痕迹。

咚咚的两声敲门打断了薛应天的沉思。

“先生，电话，找您的！”小崴轻轻推开房门一个角度，非常小声地说。

翻身看了看表，一转眼躺在床上快一个小时了，薛应天睁开有些困倦的眼睛：“就说我睡着了！”

“是王总，他说有事找您！”

要是换成别人，他是不打算理会的，但这个王总的电话必须接，别的不说，在父亲生病住院到后来葬礼期间，王法宪可是没少帮忙！

薛应天不情愿地从床上坐起来，然后起身来到大厅。

“老薛，你可得节哀，身体要紧呀！”

“没事的，王总太客气了，找个时间好好感谢你，这段时间费了不少心思！”

“这是哪儿话，应该的！”王法宪好像有什么事，但又不好直截了当，哼哼两声，接着说，“那好啦，你在家好好休息吧，过两天我去看看你！”

“行，行，到时见！”薛应天说完挂了电话。心想：这个王法宪，肯定又要办什么事。算了，懒得去想，反正一切都是交易，他们之间除了交易，好像也没有什么别的东西，只是在交易的外衣下显得有那么一点点人情味。

晚上，薛应天突然感觉到异常的寒疹，这种感觉让他浑身的毛孔都渗进一股寒流，极其的疲倦而又十分的胆怯，久久无法入睡。正在他辗转反侧之时，门“吱”了一声被推开，小崴站在门口，

用一种近乎同情的眼神看着他。薛应天扭头看了她一眼，身体没有动弹，他的下体也没有任何反应。他无法想象那是怎样一种同情的眼神，好像刹那间能融化他一般，也许他真的需要那么一些同情。多年来养尊处优的生活只让他物质上得到享受，他的精神世界非常荒芜，没有归宿感，也找不到可以栖息的地方。

第二天上午，姚莉来到薛应天住的别墅中，一改往日的嗲声嗲气，对薛应天一阵安慰，然后开始请示工作：“部长，售后市场反馈咱们公司一部分车出现后备箱漏雨问题，我们初步查了一下，可能和密封条有关，现在需要找厂家深入分析！您看看……”

没等姚莉说完，薛应天有些不耐烦了，这点事还用得着一大早过来打扰我吗？因此，没好气地说：“那就找一下厂家，查查原因！”

“部长，可问题是，这需要零件监察科的介入，我们一时还不知道……”

话说到这，薛应天明白了，从工作职责上讲，姚莉是负责用户关怀的，如需要厂家的协助，应该由零件监察科科长郑钢协调。可现在的问题是，郑钢已经失失踪两个月了，音讯全无，没有人能说清楚他去哪了，也没有谁最近在哪见过他。这对薛应天来说是很没有面子的事，就因为这，他在其他领导面前都抬不起头，现在到处都在传，说郑钢之所以被迫离开是因为和薛应天的关系很糟糕。可回头一想，郑钢不在，可以直接找下面的负责人嘛，姚莉何必非得在这种时候来家里说这件事呢？

“你直接找下面的负责人吧！平时郑钢不在的时候，他们的工作一般由谁代理？”

“涂七明！”姚莉回答道。

薛应天听到涂七明这三个字时，心里不禁长吁一声。把零件监察科的工作交给他，还真是有些不放心的，没有办法，他只好对姚莉说：“让他处理吧，你们配合一下！”

姚莉应了一声，但还没有离开的意思，她望了一眼小崴，小崴立刻去小卧室关上了门。

“你还有事？”薛应天问。

“嗯！”

“坐那儿说吧！”

“不了，我说完就走！部长，我觉得郑钢走后，他这个位子太重要了，真不能空着！”

“你想说什么，直接点？”薛应天真的是不耐烦了。

“涂七明，大家都知道能力不行，他是干不好的。您看看，我调到这个科行不行？”姚莉试探性地问。

“你听谁说，郑钢走了？”姚莉的说法明显刺痛了他敏感的神经。

“即使他回来了，也不可能再当这个科长，这影响太坏了，部长您说是不是？”

“那你就不用管了，这事得听公司领导的安排。”

“部长，我只是觉得，您在这方面有很大的建议权。”

话说到这，薛应天不说话了，略微沉思了一下，他心里明白，其实基本上他是可以决定的，姚莉本来也是科长，只不过是想换个有实权的位置而已。

不过，再简单的事，也要让对方感到很难办，只有这样，才能更好地控制对方，但从内心深处，他并不看好姚莉，那个岗位对技术的要求挺高，而这正是姚莉缺乏的。

“你先回去吧！”

“好的，我先走了，部长，您在家好好休息吧！”姚莉转身要走，并随手将一个大信封放在茶几上。

“这不行，你得拿回去！”薛应天阻止了姚莉。

“部长，我知道这事比较难办，可能您也需要跟上面通通气，必要时还得安排领导吃吃饭。就当是您帮我运作吧！”姚莉把话说得非常婉转。

“我看看吧，这事可以商议，但这东西你今天必须拿回去！”薛应天说话有些生硬，但言语间也没有透露出什么别的信息。

姚莉心里有点不知所措，她无法得知薛应天的真实想法，因此

还想执意将那东西留下，却被他强行塞了回去。

其实在薛看来，这是很不好的事，他自认为和姚莉的交情没有到这一步，而姚莉的言行也未免太露骨，这和买官有什么区别呢？

薛应天只想马上打发她走，无奈地说：“我会认真考虑的，你先回去吧！”

姚莉这才觉得有些底，笑眯眯地离开了。等她一走，小崴马上从小卧室出来：“先生，该吃早餐了！”薛从沙发上起来，伸了伸懒腰，来到餐桌前，看了看早餐，原本没有什么食欲的胃口好像被调了起来。他不得不佩服这个颇有几分姿色的年轻保姆，就算是厨师也难保每天换着花样做出如此丰盛的早餐——自制皮冻、腌萝卜干、盐椒花生、西式烤肠和蛋糕、水果沙拉等等，尤其让薛久食不厌的是小崴的自制土豆饼，香酥可口，虽然从油中煎炸出来，但整个过程的火候控制得非常到位，吃起来丝毫没有油腻的感觉……他刚坐下扒开一个茶叶蛋，手机响了，是王法宪打来的。

“老薛，怎么了，才开机？”

“嗯，王总有什么指示？”薛半开玩笑地说。

“我哪敢有指示，只有请示！”王法宪在电话里有点贫嘴。

“王总客气了！啥事？说吧！”

“这么的，别在电话里说了，晚上有没有时间？我过去一趟，就耽误几分钟时间！”

“不用了，你有事就在电话里直说呗！还非得跑一趟吗？”薛应天心里明白，王法宪一旦要过来，肯定会找他办什么事。凭他的经验，要办的事一般来说是有些难度的，因此，他打算回绝。

“还是见面说吧，我晚上七点钟到！”王法宪在电话里极力掩饰他的尴尬和无奈。

“那……好吧，到时见！”薛应天考虑到他前段时间的鼎力相助，加上两人原本就非常熟识，真不好意思再拒绝，只得答应。但答应得又不是很爽快，他想通过这种方式，先定一下基调，不能让王法宪以为凡事都能那么顺利办好。

自郑钢离职失踪以后，涂七明一直在找一个人，找了很久，可对方就是不愿和他见面，这让他非常苦恼。在他看来，对方不应该这样对待他，因为但凡是个人，不看僧面也得看佛面，像李春娇这样油盐不浸的女人，他还真是头一次遇到。没有办法，涂七明又一次来到陈教授家，刚想敲门，老太太却把门打开了，她正要出去。

“三姑，我来吧！”涂七明马上迎上去把她手上的垃圾袋夺了过来。

“七明呀，这么巧，我正想去趟超市，家里一点菜都没了！你有事吗？”老太太亲切地问道。

“也没什么事，咱们边走边说吧！”涂七明答道，言语中有些很不自然的味道。

“好好，走吧！”

两人在楼道里开始交谈起来，嘘寒问暖的，闲谈了几分钟。老太太原来是大学教授，刚退休不久。几年前老伴去世，一直是一个人过，好在她是一个比较乐观的人，日子过得非常轻松自在，平时除了涂七明，最爱过来串门的多半是以前的学生或者单位的同事。正值八九月份，时至夏末，天气却已透出早秋的气息，偶尔会从某个角落闪出些许清爽的凉风，地上零散地横着几片未来得及枯黄的落叶……去超市需要穿过一个比较小的公园，来这里的人多半是附近的居民，都认识老太太，一见面都会客气地和老太太打招呼，一口一个“陈教授好”地叫着。

“七明呀，我觉得你还是有心事，说出来吧，看看我能不能帮你！”陈教授主动说。

“三姑，我真没什么事，只是过来看看您，有些日子没来了！”涂七明的话八分假二分真。

“哦，七明，为什么每次见到你都闷闷不乐的呢？”

“是吗？我没有觉得，一直都没有这种感觉，可能是习惯了吧！”

“父母还好吧？有时间把他们接到城里住住，住我那儿就行，别跟你媳妇在一块儿凑合……你也该尽尽孝心了！”陈教授的语气

好比在教育她的学生。

说到孝心，涂七明心里很过意不去，他是家里最后一个孩子，排行老七，前面几个都是姐姐，父母含辛茹苦把他拉扯大直至大学毕业，但这么多年他一直未能尽点孝心，父母至今仍由几个姐姐轮番养着，虽说生活上也算有个依靠，但在他老家那样的传统环境下，涂七明每次回家总会受到乡里乡亲的指责。前几年接他们过来住过一阵子，可媳妇跟他们之间的矛盾太大，最后迫不得已又送他们回农村了。所有这些，使得涂七明心里一直不是个滋味，现实的无奈和苦衷一直陪伴着他，他从来都不愿和别人多说。也许只有努力改变现状，让自己的职务发生变化，让自己能多一些机会，才能好好对父母尽孝心。

“三姑，上次您让我找的那个李春娇，我和她通过一次电话，后来再打电话，她总是不接！”涂七明转移了话题。

陈教授心里其实早就明白，涂七明这次指定还是为了上次那件事，因为从他今天的表情来看，那事肯定还没有办成。但她想想，虽说自己和李春娇是师生关系，带过她几年博士研究生，师生在感情上处得相当不错，无论平时还是逢年过节，李春娇经常会过来看看她。尤其是老伴去世那段时间，李春娇更是每周都会过来陪老太太住几天，直至她完全从那段阴影中解脱出来。所以，经不住涂七明的再三恳求，陈教授只能答应下来，因为在她看来，只要李春娇能办的事，应该会给她这个面子。可眼下的情形，她也不知道作何解释，很多事情是旁人无法理解的，每个人心中都会有些自己认为隐秘的东西。

“七明呀，我想了想，她肯定有她的苦衷，也许这事没有你想的那么容易！”

“可是，这也不是什么难事呀？”

“七明，有上进心是好的，可也得有机会，很多事不能强求！”

“三姑，这次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机会，我们科长失踪都两个月了，估计是不可能再回来了，您看我，后备干部这么些年，总得有个……”涂七明又重复了以前说过的话。

“我知道，七明，可你想过没有，别人也在努力，竞争应该很激烈，只要尽力去做就行，不要太在意结果！”

“可是三姑，朝里无人莫做官，如果不在李春娇身上使劲，我都不知道该如何努力了！”涂七明沮丧地说，“而且目前来看，并没有发现还有谁在争取，对我来说，这段时间很关键！”

陈教授听完这句话，顿时有些后悔当初心一软就答应帮他办事，涂七明并不是什么丰年玉荒年谷，要说能力，还真有点像戴着草帽亲嘴——差了一大截！另外，没想到涂七明把所有的宝都押在这里，这是很危险的，这么些年她也算阅人无数了，她觉得成功的人必须学会变通。俗话说，只有想不通的人，没有走不通的路，如果这条路走不通，就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，必须灵活应变，否则会在头破血流的同时灰飞烟灭，那是异常悲惨的。这个涂七明真是够固执的，怎么脑子一根筋呢？通过这几次的深入接触，她觉得涂七明办事能力、说话水平、综合素质非常一般，有时可以说是相当地差劲，而他自己却丝毫不觉察。记得有一次和涂七明在一起吃饭，他接了一个同事打来的电话，对方在电话里向他汇报工作，谈到有批车辆的空调在沿海一带雨季时容易结霜，初步怀疑是恒温器的参数设置有问题，需要和厂家讨论一下更改进方案。电话里的同事想请示涂七明与厂家开会的时间和地点，和需要做的其他准备工作。没想到，这个涂七明根本不懂业务，任凭对方三番五次地解释，连她这个汽车外行都听懂了，可涂七明就是听不明白。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，涂七明居然在电话里问了对方面这么个问题：“你们为什么不调查一下，沿海地区咋总是下雨呢？”当时就让旁边几桌人笑得差点喷饭。

想到这些，陈教授似乎明白了，凭涂七明的能力想正面出击是不可能取胜的，他的上级领导应该非常清楚他的实际水平。这也难怪，他只能剑走偏锋，从旁开道，搞点迂回战术，否则想当这个科长，从概率上讲，等同于不可能事件。不是有人说，蝇附骥尾而致千里吗？看来，苍蝇不依附点东西是不可能包装成蜜蜂的！

帮他嘛，是在坑别人，这种人当上领导对下属肯定没有好处；

不帮他嘛，有悖中国人的伦理常情，咋说也算是半个亲戚。这可真让陈教授为难。不过，她也琢磨过一段时间，这年头，没有能力的人通过关系往上爬，太正常了，没有什么稀奇的，大家也都见怪不怪了。正应了那句“黄钟毁弃，瓦釜雷鸣”！无德无能平庸之辈尸位素餐比比皆是。

想到这些，陈教授说：“七明，你先回去吧，我再和李春娇联系一下，你等我电话。”

“好的，三姑，您知不知道李春娇最近都在忙什么啊？”

“她呀，最近挺忙的，听说她们单位刚刚团购了一批公务车，好像正忙着考驾照……”

“哦！……”

晚上七点，王法宪如约来到薛应天家。他进屋时，薛应天正在楼上书房，小崴对他非常客气，生怕有招待不周的地方，马上拿出早已准备好的极品西湖龙井，正要沏茶，却被王法宪拦住：“去楼上和薛部长说一声，我来沏茶。”小崴不敢有丝毫的怠慢，应声马上上楼，下来后立刻挎个袋子出门购物。

大约过了十分钟，茶早已泡开，薛应天这才缓缓下来，让王法宪不免觉得有些尴尬，他马上从沙发上站起来，跨步向前和薛应天握手。两人寒暄几句后，觉得没有必要绕更大圈子，这么些年来王法宪也没有亏待过薛应天，毕竟屋子里只有两个人，你知我知天知地知，还是直来直去较好：“听说郑钢那小子不辞而别，消失快两个月了？”

提起郑钢，薛应天可以说是一肚子的火，郑钢的离职，简直可以用叛逃来形容，弄得满城风雨，让薛应天在公司威信扫地，大家私底下都在议论薛应天的人品、能力和气量，甚至有人说什么薰莸不同器，冰炭不同炉。其实，薛应天心里也很清楚，郑钢还是相当有能力的，没有任何背景和关系，深得公司前任总经理的赏识，很快就提到零件监察科科长职位上。但这小子不太好驾驭，总是在大小事上和薛应天唱反调，不光如此，郑钢还喜欢自搞一套规则，并

扬言纠正歪风邪气。薛应天投鼠忌器，在前任老总在职的时候，不敢对郑钢有所行动。原本想好好收拾一下他，给他点颜色看看，让他知道天底下正义是有条件的是要付出代价的。可薛万万没想到，郑钢自己撂挑子，然后脚底抹油溜之大吉，事先没有跟任何人通气，现在谁也不知道他人在何处。

薛应天听到王法宪打听这个，有点不高兴：“你怎么哪壶不开提哪壶呢？”

王法宪当然知道这么说欠妥，可是他今天要办的事，必须要开这个头，必须要提到这个话题，否则后面无从谈起。

“老薛，你看看，小宋这人如何？”

“小宋？哪个小宋？”

“就我那姑爷，头年结婚那个，我还专门开车来接你参加婚礼呢，忘了？”王法宪生怕没有说清楚，把后面一句话说得很重。

“哦，想起来了，用户关怀科那个宋金礼，知道知道！”薛应天平静地说。他心里马上明白了王法宪这次来的意图——这是很正常的事，有了一个空位子，对大家来说都是一次机会，都想争这个位子。不过，这个宋金礼有点太年轻，连后备干部都不是，是不是有点不靠谱呢？看来，王法宪出的题目有点太难了。姚莉作为宋金礼的科长，还可以考虑考虑，小宋想和姚莉竞争，各方面都还差点火候。

“我寻思有这么个机会，让小宋也锻炼锻炼！就看你能不能给他机会了！”

王法宪话音刚落，薛应天立刻说了一句话：“这恐怕很难！”其实说这句话的时候，薛应天根本没有多思考，这么多年来，但凡遇到点事，只要对方上门求助，不管他能不能办，不管他能否做主，他都会如条件反射般，不假思索地说出这句话。在他看来，必须让对方知道事情不是那么好办的。另外，也想告诉对方，处事须留余地，任何东西的获取都得付出与之相匹的代价。

“老薛，只要你这块没有问题，别的方面我去运作，你的意见太重要了！”没等薛应天再多说别的，王法宪便把薛应天想说的话

替他说了。因为他知道，薛可能会说这样的话：“这事得请示总经理，还得通过人事部，我实在是无能为力，只怕是爱莫能助呀！”同时，薛应天也知道王法宪是一个挺难缠的人，而王对整个公司的人事运作又相当了解，在他面前说其他的，恐怕只能是多余的借口，经不住对方的推敲。其实，在这个时候，双方都很清楚，薛应天这块是越不过去的，只要得到薛的首肯，事情就会顺利很多。

当然，王法宪是一个极有原则的人，每次办事都会按行价付款，从不拖欠，而且只多不少。这次也不例外，两人谈了足足有二十多分钟，虽然最终没有达成一致，薛应天到最后也没有表态同意，但王还是扔下了一个小箱子，里面装多少东西恐怕只有当事人知晓了。薛原本不想要，但这个时候小崴突然从外面回来，他不好意思当小崴的面和王推来推去，只好先收下。

涂七明正在办公室以代理科长的身份训斥一个前来签字的下属。

“你这个出差报告问题太大了！”

“涂工，我觉得问题基本上都说清楚了呀！”

“这个地方标点符号不对，应该用逗号，不能用分号。”涂七明振振有辞。话音刚落，整个办公室的人都忍不住笑，都在想，这个涂七明咋这么爱较真呢？其实他也不是搞编辑的，他的写作水平也是差得一塌糊涂，可总愿意挑这种小毛病，有点狗鼻子插葱想装大象，却装得人模狗样越装越不像的意思。

“我不是学中文的，我也不是写文章拿去发表，这个应该不是什么问题！”对方直言不讳地反驳。

“行，行，我不说你这个，你再看看，你结尾这个结论有问题，什么叫‘受产能限制，当前无法提供改进件？’”涂七明故弄玄虚地发难。

那位下属也有些怒了，当即不满地辩解：“这是实际情况，他们确实生产不出来。”

“为什么不要求他们再买一块地皮，建个新厂房？”

涂七明这句话刚说出来，对方马上就火了，心想：你不就是个代理科长吗？就是郑钢在的时候，也没有这样不讲理的！我就是——一个普通工程师，我能向他们要求这个吗？

“我只做我该做的工作，至于你提的那个问题，可以上升到另一个层面去讨论。再说就算他们现在开始建新厂房，时间也不赶趟，还是干不出来！”

“好了，不和你说了，你把报告拿回去再改改，这样的报告我肯定不能签字！”涂七明理屈词穷，只能以不签字相威胁。不签字意味着出差不能报销，这是比较狠的招数。

对方正要和他理论，被旁边的同事拉开了，就在这时候，涂七明接到了一个令他兴奋不已的电话。

“我是李春娇，陈教授和我说了，你什么时候有空，咱们谈谈！”

“李姐，您好您好！稍等我换个地方给您打过去！”涂七明边说边往办公室楼下走，脸上笑开了花，一看就是一股谄媚的笑，和刚才训斥下属时判若两人。他刚走下楼，办公室里立刻像炸了锅一样，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他，“这人有病！”“真是个变态！”“和尚的木鱼——天生就是挨揍的货儿！”“老鼠掉进书堆里——还咬文嚼字？真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！”……

晚上六点多钟，涂七明应约来到市中心的一家面馆，里面的环境非常一般，来这里吃面的人并不多，整个大厅显得冷冷清清。不过，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大事，来这个地方坐坐闲聊一会儿，那倒是挺廉价的。

左侧的角落坐着一个四十上下的女人，上身穿着淡黄色低领毛衣。尽管室内光线比较柔和，涂七明仍发现这是一位身材凹凸有致气质不凡的老美女。虽说是半老徐娘之辈，但也算是走在大街上回头率及格的女人。想想自己家里那位，涂七明不禁感到这辈子有白活之意。唉！命运总是不眷佑自己，这是他经常在内心深处抱怨的。想想薛部长，真是有福气，家里有这么漂亮一位夫人。

涂七明走到桌前，李春娇只是眼皮略微向上翻了一下，连头都

没有抬起来，只顾着吃她的汤面。在她的对面，放着一杯大麦茶，看上去是服务员早就准备好的。“李姐，您晚上就吃面条呀！”李春娇还是没有抬头，淡淡地回了一句：“稍等一会儿，我马上吃完了！”

“行行，我不着急，您慢慢吃！”

涂七明落座后，眼光四处扫射，他实在找不到一个可以注视的地方。心想：女人跟女人的差别真是大，像李春娇这样气质优雅的女人，哪怕是在这么简陋的环境吃碗简单的汤面，那动作那声音还有那姿态，也显得非常地不一般，轻轻吸啜一小口下去，在另一个男人看来，吃下去的不是面条，而是独有韵味的享受。

又等了几分钟，李春娇终于放下面碗，说：“咱们应该说早就认识，但一直是闻其声不见其人，今天终于见了一面。”

“是我给您添麻烦了，李姐！”涂七明用巴结的口气说，“我的车停在外面，咱们换一个地方说话吧！”

“不用了，这儿挺好，有什么事你就直说吧！……我七点还得回报社加班，不会和你说太长时间的！”李春娇呷了一口茶，顺便翻了翻桌上的小杂志，眼神一直没有看涂七明。

“那行，李姐，我这次肯定得麻烦您了，还是陈教授上次跟您说的那事……”

“没有什么麻不麻烦的，陈教授是我非常敬重的老师，按理说我早就应该找你！”

“谢谢李姐！我一直期待着能得到您的帮助！”涂七明语气中充满了乞求。

“我只怕耽误你，说实在的，我真不一定能帮上你的忙……”李春娇话中带着七分的无奈三分的掩饰，好像话里有话，但又不好意思说出来。也许，在她看来，完全没有必要告诉一个毫不相干的外人。

“李姐，不瞒您说，我作为后备经理已经很多年了，这次对我来说真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，如果错过这次机会，再等几年，我的年龄也不允许！”涂七明不等李春娇把话说完，马上抢着说，